燕彙
燕岩二

熱河日記目錄

熱河日記 弓二

盛京雜識(起丙戌至庚寅凡五日自十里河至小黑山共三百二十七里)

四年庚子(清乾隆十五年)四秋七月初十日丙戌雨即晴自十里河早行至板橋堡五里長盛店五里沙河堡十里暴交蛙子五里氈匠鋪五里火燒橋三里白塔堡七里共四十里中火於白塔堡又自白塔堡至一所臺五里紅火舖五里渾河一里舟渡渾河入瀋陽九里共二十里是日通行六十里宿瀋陽是日極熱回望遼陽城外林樹蒼茫萬點曉鴉飛散野中一帶朝烟橫抹天際瑞旭初昇祥霧霏靄四顧茫蕩無所畍

礙噫此英雄百戰之地也所謂虎步龍驤高下在心
然天下安危常係遼野遼野安則海內風塵不動遼
野一擾則天下金鼓互鳴何也誠以平原曠野一望
千里守之則難為力棄之則胡虜長驅當無門庭之
限此所以為中國必爭之地而雖殫天下之力守之
然後天下可安也今其天下所以百年無事者豈為
德教政術遠過前代哉瀋陽乃其始興之地則東接
寧古塔北控熱河南撫朝鮮西向而天下不敢動所
以壯其根本之術非歷代所比故也入遼以來桑麻
翳菀鷄狗相聞百年無事不得不為清室一攢眉矣
蒙古車轂千乘載氈入瀋陽無車引三牛、多白色

間有青牛暑天引重牛鼻流血蒙古皆鼻高目深猙
獰鷙悍殊不類人且其衣帽襤褸塵垢滿面而猶不
脫襪見我隸之亦腳行走意似恠之我國刷驅歲見
蒙古習其性情常與之押行以鞭末挑其帽棄擲道
傍或毬踢為戲蒙古笑而不怒但張其兩手呉語丐
還刷驅或從後脫帽走入田中佯為蒙古所逐急轉
身抱蒙古腰以足打足蒙古無不顛翻者遂騎其脰
以塵納口羣胡停車齊笑被翻者亦笑而起拭嘴着
帽不復角勝行逢一車共載七人皆衣紅以鐵索籠
肩絡背交鎖於項復以一端鎖手一端鎖脚錦州衛
盜賊減死戍配黑龍江云牙眼危怖猶於車上自相

戲笑畧無苦色馬羣數百匹掠路而過最後一人跨
一匹善馬手持一幹高梁殿趕馬群不覊不絏而只
顧行走至塔鋪塔在村中高二十餘丈十三級八面
空中每級通四圍門騎馬入共中仰面而看忽生眩
暈回盡還出使行已入站矣進至後堂主人鬚下忽
作數報犬嘷余大驚却立主人微笑請坐主人長鬚
班白兀自炕上踞短脚床炕下對椅坐一老嫗頭上
揷朶紅白葵花衣一領鴉青挑花縟裙老嫗腦前又
作犬嘷益猛主人徐自懷中捧出一箇猏狗大如兎
子毫長一寸縹〻雪白脊上淡青色眼黃嘴紅老嫗
又披襟拿出狵兒遞與余看毛色一樣老嫗笑曰客

官休恠吾們翁媼兩口兒閑住家裡真宗永日難消在家抱着這口雪狗兒還惹了外人耻笑余問主人家無有兒孫麼主人荅曰抱得三男一孫長男三十一歲做箇盛京將軍親隨的章京仲男十九歲季男十六歲并去學堂裡讀書九歲小孫柳樹上抱蟬去了盡日西目難見少焉主人之小孫手提吶叭氣息喘喘走入堂裡抱老公項要買吶叭老公慈意滿面曰這箇不中用小兒眉目清明披一領杏子黃紋紗襖子着嬌逞癡東跳西跳老公囑小孫向余叩頭軍牢張目趕入堂裡奪其吶叭大殺索開老公起身謝曰慚愧小孩們頑耍了不曾損傷那物件余亦貴重

牢索去好矣何必若是無聊人余問這狗子那地所
産主人答曰雲南所産蜀中亦有這樣的小狗此名
玉兒兒那箇叫做雪獅子并是雲南産主人叫玉兒
兒叩頭狗子起立雙拱前足爲拜揖狀便據地叩頭
張福來請飯余卽起身主人曰客官既然愛翫此微
物時情願拜送準貢回還時客官不妨携去余答曰
那敢生受急轉身出使行巳初吹臨發不知吾去向
張福遍索不得飯久已硬心忙不下咽遂給張福與
昌大共食自入鋪子裡買喫一椀麵一觶燒酒三箇
熟鷄卵一箇青瓜計還了四十二文使行纔過鋪門
前即與卞君并書隨行肚裡甚飽堆行二十里矣日

已向巳天氣熬烘而自遼陽沿路植柳萬樹陰陰不知甚暑或柳下水涯處注、成坑不得已迤出路上則爀炎下煮土氣上蒸腦髓頃刻悶塞遙望柳陰下車馬雲屯促鞭行下馬小憩客商數百人卸擔納涼或踞柳根脫衣搖扇或啜茶飲酒或沐髮剃頭或骰牌或猜拳擠中皆斑耄更有以高梁幹去皮結成小小樓閣之形各置一枚響虫或鳴蟬爲十餘擔或盆貯紅虫綵藻紅虫浮動水面微如蝦卵爲供魚兒食料車三十餘乘皆滿載石煤賣酒賣茶賣餅果諸般飲食者皆就柳陰下列椅而坐余以六文沽楊梅茶半椀解渴味甘酸類醍醐湯一輛太平車載二婦人

駕一驢而行驢見水桶引車就桶婦人一老一少褰簾納凉皆衣藕哥絺褀朱黃色袴以玉簪花石竹石榴花爲頭上鬟飾似是漢女下君要飮遂各飮一盃即行不數里遙見數處浮屠皓然入望計是瀋陽斷近也所謂漁人爲指江城近一塔船頭看斷長不知亞者不知詩亞家有濃淡法有遠近勢今看塔影益覺古人作詩必須亞意盖城遠城近只看一塔短長渾河一名阿利江一名小遼水源出長白山合沙河繞出盛京城東南與太子河會又西流合遼河爲三叉河入海渡河行數里有土城不甚高土城外有烏牛數百頭其色正黑如漆大池百頃瀲灔紅蓮盛開

鵝鴨無數浮泳池邊白羊千餘頭方飲水見人皆矯首立入外郭門郭内民物之繁華市肆之侈盛十倍遼陽矣入關廟小憩之使具冠服有一老者披秀花細单衫光頭垂辮就余長揖曰辛苦余答揖老者熟視余所着泥鞋意似詳觀制作余即脫示一隻廟中走出一箇道士身披一領野繭紗道袍頂戴藤笠足穿貢緞黑靴脫笠自撫其髻曰與相公一揖老者自脫其履搜着我鞋問此鞋子甚皮造成余曰驢兒皮問履底甚皮余答曰牛皮加油能踏泥不溼老者及道士齊聲稱佳又問這履子衝泥雖便還恐旱道足繭余答曰儘然老者引余入廟堂裡道士手注兩椀

茶各勸老者書示姓名福寧滿洲人見任盛京兵部郎中年六十三避暑城外大池荷花盛開閒走一遭方纔回来因問相公官居幾品年紀多少余答姓名身是秀才爲觀光上國来賤降丁巳問月日生時余答二月初五日丑時問蝦答不是蝦福寧問這位上首坐的前年来京俺自京師還時到玉田縣日同站這是翰林出身麼余答不是翰林駙馬都尉與俺爲族兄弟問副使書狀各以姓名官品爲對使行改服臨發余辭起福寧前執手曰行李保重時方秋暑益熾切戒生苽冷飮俺家住西門内騾馬場南邊門首題著兵部郎中又有金字題癸酉文科尋訪容易公

子回期可在何時余曰以於九月中還到盛京福寧
曰自無公幹時當倒屣逢迎所識貴庚日時靜窗推
算以候尊駕辭氣殷勤頗有惜別之意道上六臭會
晴動止輕佻全沒款曲福寧為人魁特磅礴三使次
第乘馬去蓋文武成班入城々周十里甎築八門樓
皆三簷護以甕城甕城左右亦有東西對門通衢築
臺為三簷高樓樓下出十字路轂擊肩磨熱鬧如海
市廛夾道彩閣雕窓金扁碧榜貨寶財賄充牣其中
坐市者皆面皮白淨衣帽鮮麗瀋陽本朝鮮地或云
漢置四郡為樂浪治所元魏隋唐時屬高句麗今稱
盛京奉天府尹治民奉天將軍副都統管轄八旗文

有承德知縣設各部佐貳衙門對門有嚮墻門前皆
以黑漆木叉立為欄將軍府前立一座大牌樓路中
望見諸色琉璃瓦遂與來源李涵同往行宮前逢一
官人手持短鞭行步甚忙來源馬頭光祿善官話走
向官人跪一膝磕頭官人忙扶光祿請大哥任便光
祿叩頭曰小人是朝鮮幇子俺老爺們為觀皇都帝
居如望天上敢是大官人肯許麽官人笑曰第不妨
跟俺來也余即追去欲與之揖官人行步如飛不可
及望見踏窮處周設朱紅木柵官人入柵顧視以鞭
指之曰可於此地張望因轉身而去來源以為既不
得入內遍觀則久立此不緊如是一觀足矣遂携李

涵向酒樓而去余獨與光祿進入柵裡正門曰太清遂進步入門光祿曰俄逢官人正是守直章京前年隨侍河恩君遍觀行宮無人阻擋請放心觀玩設令逢人不過逐出余曰汝言是也遂走至前殿扁曰崇政又有扁曰正大光明殿左曰飛龍閣右曰翔鳳閣殿後有三簷高樓曰鳳凰樓有左右翊門、內有甲軍數十人攔路遂於門外遙望層樓複殿疊榭回廊皆覆以五色琉璃瓦兩簷八角屋曰大政殿太清門東有神祐宮安三清塑像康熙皇帝御筆題曰昭格雍正皇帝御筆題曰玉虛真帝遂還出尋來源入一酒肆望旗金字寫曰天上已多星一顆人間空聞郡

雅名酒肆朱欄翠戸粉壁画棟層架上列置一樣鍮鐵大尊紅紙寫着酒名不可勝記趙主簿學東方在其中與人飲酒笑起迎入共有五六十好交椅二三十副桌子花盆數十坐方灌夕水秋海棠繡毬方盛開他花盡是初見趙君勧余三盃佛手露開季涵輩去向答不知余遂先起道中又逢趙主簿明會大喜要共暢飲余回身指俄坐酒樓更去飲也趙曰不必彼樓簡、若是遂相携入一酒樓共宏深奢麗更勝於前買得一盤卵炒一瓶史国公暢飲而罷入一权賣古董舖子舖名藝粟齋有秀才五人伴居開舖皆年少美姿容約更來齋中夜話俱載藝粟筆談又入

一鋪皆遠地士人新開錦緞鋪、名歌商樓共有六人衣帽鮮華動止視瞻俱是端吉又約同會藝粟夜話行過刑部大開衙門、前周設叉木為欄而無人妄入余自恃外國人無所畏忌諸衙門惟此開門故欲觀官府制度進入門裡無人攔阻一官人臺上踞床而坐背後立侍一人手持筆紙臺下跪一罪人左右一對公人拄竹棍而立無分付行下等許多報喝官人平臨罪者究詰諄、已而高報喝打做公者放其手中棍走至罪人面前以掌批頰者四五還拄棍立治法雖簡批頰之刑古所未聞夕飯後步月至歌商樓携諸人同至藝粟齋盡夜而罷

十一日丁亥晴極熱留瀋陽平明滿城砲聲如雷市廛朝起開鋪門例放紙砲急起往歌商樓諸人又集穩話歸寓飯後又携諸人遊賞大街上行逢兩人結髩同去貌俱秀雅意共為文人詞客也余乃前揖兩人觧髩答揖甚恭因入藥鋪余遂跟入兩人俱買檳榔二箇刀劈為四各以半顆勸余嚼之又各自嚼香余書問姓名居住兩人俱諦視茫然若不觧者因長揖而去每歲自皇京需給瀋陽各衙八旗俸祿又自瀋陽泒及與京船廠寧古塔等地該銀為一百二十五萬兩云夕月色益明歡與卞季涵同訪歌商諸齋卞君枉與首譯議可否首譯瞠然駭之曰盛京無異

皇城豈可夜行下君意遂大沮首譯賚不知昨夜事也若知之則恐并吾見阻故遂諱之遂潛身獨步出留張福囑以或有索我者對以如厠

盛京伽藍記

聖慈寺崇德二年戊寅建殿宇深嚴宏麗法堂臺高一丈周設石欄殿上籠罩罘罳有三株古松交柯互枝蒼翠滿庭窈冥陰森一碑大學士剛林撰後面滿洲書一碑前後皆蒙古西番字守僧有哪麻數人殿中有八百羅漢長纔數寸箇箇精妙康熙皇帝手造小塔數百大如雙陸刻繅之工奇巧入神浮啚高十餘丈上圓下方通刻獅子

萬壽寺康熙五十五年丙戌重修寺前有一座大牌楼扁曰萬壽無彊殿宇壯麗過扵聖慈寺而但無滿庭松陰有二碑正殿康熙皇帝書額曰遼海慈雲香鼎寶爐及他寶翫不可殫記有哪麻十餘人皆黄衣黄帽鷙悍魁梧

實勝寺扁曰蓮花浄土崇德三年建殿屋皆覆以青黄琉璃尾清太宗願堂也

栗齋筆談

田仕可字代耕一字輔廷號挹関無終人也自言田疇之後家住山海関與太原人楊登開鋪扵此年二十九身長七尺額濶鼻長丰彩燁然多識古器未歷

與人欵洽

李龜蒙字東野號麟齋蜀綿竹人也年三十九身長七尺方口闊顋面似傳粉朗然讀書聲出金石

稷春字繡褱號韶亭蜀人也年二十四眉眼如畫但目不知書

温伯高字鶩軒蜀成都人也年三十一目不知書

吳虔字天根杭州人也號一齋年四十顋短於文墨而為人温重

費穉字下榻號抱月樓又號芷洲又號稼齋大梁人也年三十五有八子工書畫善雕刻亦能談說經義而家貧好濟人為其多子養福也為稷繡褱温鶩軒

夥計朝日纔自蜀歸

裘寬字褐夫盧龍縣人也年四十七身長七尺餘美鬚髯善飲酒筆翰如飛休、然有長者風自刻其適亭集二卷又有青梅詩話二卷妻杜氏十九卒有臨湘軒集一卷屬余為序餘數人皆碌、不足錄且無程溫之風骨真裨販之徒故兩夜周旋而失其名

余問程部亭眉眼如畫少年離鄉若是之遠何也與麟齋溫公俱是蜀人未知俱係親戚否麟齋曰不須問他、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余曰殿最太嚴麟齋曰溫兄與繡裹為從母兄弟與僕不相干吾三人舟載蜀錦丙申春仲離蜀舟下三峽轉販吳中逕

利口外開舖此中亦已三年余甚愛穉春欲與筆談
李生揺手曰温穉兩公口能咏鳳目不辨丞余曰豈
有是理爽寬曰非爲謊話耳蔵二酉眼無一丁天上
無不識字神仙世間還有能言之鸚鵡余曰若果如
是雖使陳琳作檄未可頭痛便瘥爽寬曰滔〻皆是
聽漢立六國後便驚此法當失是所謂口耳之學現
今黌塾之間慣是念書不曾講義故耳聞了〻目視
茫〻口宣則百家洋〻手寫則一字戛〻李生曰貴
國如何余曰臨文訓讀音義兼講爽生打圈曰此法
儘是余曰貴公幾時離蜀費生曰春初余曰自蜀距
此幾里費曰該有五千餘里余曰費氏八龍都是一

毋所乳否費微笑爽曰還有两小夫人左右夾助吾
不羡他八龍慕渠一奸滿堂鬨笑余曰未時経鈿閣
桟道否曰然鳥道一千里猿聲十二時爽寛曰真是
蜀道水陸俱難所謂難於上天俺辛卯年溯江入蜀
七十四日始抵白帝舟中時值季春天氣两岸花樹
最是蓬牕旅榻獨夜難曉鵑啼猿鳴鶴唳鷗笑此江
空月明時景也崖上大石崩落江中两石相觸自生
電火此夏天霖雨時景也雖百鎰黄金錦繡千純争
奈頭白心灰余曰雖然苦景如此毎讀陸放翁入蜀
記未嘗不仙〻欲舞爽生曰未必然是夜月明如畫
田仕可為辦酒食二更始回餑〻两盤熟鵝一盤鷄

蒸三首蒸豚一首時新菓品兩盤羊肚羹一盆臨安酒三壺薊州酒二壺鯉魚一尾白飯二鍋菜二盤該價銀十二兩田生進前恭謝曰畧具地主薄儀有失良宵陪話余下椅謝曰有勞尊體還愧生受諸人齊起稱謝曰遠客貴臨倒愧生受於是齊起下閂鋪門梁上掛一對扇式紗燈皆畫花鳥更有名人詩句一對玩璃方燈晃朗如晝諸人各勸一兩盃鷄鵝皆存嘴脚羊羹臊甚不堪胃性惟啖餅果田生遍閒談草連稱好、田生曰先生晡刻要買古董未知何樣真品余曰非但古董更要文房四友稀奇古雅不限價本田生曰先生非久入都倘訪厰中不患不得但患

真贋難卞未知先生鑑賞如何余曰海陬鄙人鑑識固陋那免扼蠟見期田生曰此中雖稱行都中國一隅賣買只仰蒙古寧古塔船廠等地畜俗推會不喜雅賞諸秘色古窰亦罕到此何況殷敦周彝乎貴邦珍尚亦異內地嘗見賣買人雖如千茶葉不揀頂品只取價廉何論真假非但茶葉如此諸般貨物為其載重難輸例於邊門貿回故京裡裨販預收內地笨伯轉輸邊門互相騙詐以為機利今先生所須迥出流俗萍水片語已成知己雖不得中心貺之亦妥可造次相負余曰先生此語流出肝膈可謂既醉以酒又飽以德田生曰錯愛第於明朝再枉遍賞舖中所

有爽生曰不必預講來朝事且畢尊前此夜歡諸人
皆曰是也田生曰子欲居九夷又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相公雖生偏邦氣宇軒昂文能識孔孟之書禮
能達周公之道即一君子也但恨人居兩地天各一
方寸心未盡轉眼即別奈何奈何李龜蒙無數打圈
曰纏綿悱惻實獲我心酒又數行李生問酒味較似
貴邦余答臨安酒太淡薊酒過香似非本分清香敝
邦法釀都有田生問亦有燒酒麼答有田生起身取
下壁間琵琶為弄數操余曰古稱燕趙多悲歌之士
諸公必能善歌願聞一闋爽生曰無善唱者李生曰
古云燕趙悲歌乃偏伯之國士不得志今四海一家

聖天子在上四民樂業賢者羽儀明廷賡載是歌愚者烟月康衢耕鑿是歌都無不平安有悲歌余曰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諸公皆當世之英豪才全學優何不出身需世而碌碌浮沉於市井之間爽生曰此事獨有田公當之一座皆大笑李生曰還有時命未可强于李生抽架上逸史一卷請余一讀余讀後出師表不爲謊吐高聲一讀諸人環坐聽之莫不擊節稱好李生使余讀畢拈讀庾亮辭中書監表乍高乍低音節分明雖未能逐字曉聽亦足以知其讀到某句聲韻清亮如聽絲竹時月落夜深戶外人跡不絕余問盛京無邏禁否田生曰有余曰路上行人

不絶何也田生曰他應有事余曰他雖有事那得夜
行田生曰如何不夜行無燈者不敢行巷首街端皆
有軍舖甲軍守之槍棒都有所以詞奸無晝無夜豈
得禁人夜行余曰夜深思睡持燈歸寓無妨否襄田
皆曰不便不便去不得必為守舖所詰如何深夜裡
閙出獨行必究驗從來處所恐致紛紜先生旣然思
睡則暫於草榻上歌枕穩春起拂搨上鬖席為余設
寢也余曰此刻睡思頓清恐諸公為緣待客失了一
夜睡諸人曰都無睡意陪奉高賓打了一宵佳話寔
是畢生難得之良緣如此度世雖十旬秉燭有甚倦
意諸人俱興勃勃更命煖酒重整果蔬余曰不必煖

酒諸人曰生酒攻肺酒毒入齒吳渡終夜端坐視瞻
非常余曰一齋先生離吳中幾年吳生曰十一年余
曰緣何離鄉棲〻吳生曰爲賣買做生涯余曰未知
寶眷隨在此中否吳生曰年雖不惑未委羔鴈余曰
吳西林先生諱穎芳杭之高士也未知與君爲宗族
否吳曰否也余曰陸鮮元飛嚴鐵橋惺潘香祖庭筠
俱西湖高人君知之乎吳生曰都未嘗與他聞名俺
離鄉久但一見陸飛手畫牧丹他是湖州人少焉隣
鷄互動余亦倦甚且爲酒困椅上乍歇即鼾直睡到
天明驚起諸人者亦相枕藉椅上或榻上坐睡余獨
斟兩盃酒搖起裴生告退即還寓日已瞰矣張福熟

睡一行上下都不覺也處起張福問有誰訪我否對
無美因促持盥水來裏巾忙往上房諸裨譯方齋謁
美無人覺得心裡暗喜更囑張福愼毋出口畧喫早
粥即往藝粟齋諸人皆已起去田生與李獜齋擺列
古器見余至皆驚喜曰先生夜來能不倦否余曰夙
夜匪懈田生曰且喫一椀茶少坐有一美少年自外
入來即捧茶來勸問其姓名曰傅友梓家住山海關
年十九歲云田生擺列畢請余鑑賞臺觚鼎彝共有
十一坐小大圓方製各不同鏤刻光色件〻古雅欣
其款識皆周漢物田生曰不必欣文此皆近時金陵
河南等地新鑄花紋款識雖法古式形旣不質色又

未純若置真正古銅之間史野立判僕雖身居市廛心委學校既見君子如獲百朋豈可造次相瞞百年負心余於諸器中持戟耳彝爐石榴足者細玩膽茶色製頗精美捧視爐底陽印大明宣德年製余聞此鑄頗佳吾田生曰實不相瞞亦非宣爐宣爐以膽茶水銀浸擦入肉更以金鍱為泥火久成赤豈民間所可彷彿余聞古銅青綠硃斑入土年遠所貴墓中物是也今此諸器若云新鑄則何能發出這樣光色田生曰此不可不知大約古銅入土則青入水則綠墓中殉器多發水銀色或謂尸氣漬染者非也上古多以水銀為殮或出於帝王陵墓水銀沾染年久入骨

大約新舊真贋易辨古晃非但銅內質厚本身發光類能天然瑩潤而水銀色亦非全體純發或半面或耳或脚時有漸染其於青綠硃斑亦然半深半淺半浄半濁、不為織堆重透鬆浄不為燥津潤如濕時有硃砂點子深銹透骨最重褐色入土年久青綠翠朱點、成斑如芝菌斑如雲頭暈如濃雪片此非入土千年不能若是、為上品前明宣宗喜傚褐色所以宣爐多褐色也近○歲陝西新鑄輒倣宣德而殊不識宣銅初無花紋為花紋者皆近日偽鑄也其傚出顏色者例於鑄成後刀刻紋理鑿畫款識掘地坑傾鹽汁潑盆倏涸仍置銅其中埋藏數年頗有古意此

下品劣法也巧手以鵬砂寒水石硇砂膽礬金砂礬為末鹽水調和蘸筆均刷候乾更洗﹅又蘸刷若是者日三四度坎地為深坑熾炭其中坑烘如圜爐因將釅醋潑下坑內沸爛即迴乃置器其中更以醋糟厚罨覆土加厚無空缺處三五日出着便生各色古斑又燒竹葉用薰其烟色更深青以蠟擦之要蔟水銀色者乃以鋼針為末摩擦更以白蠟指摩即成古色或有故隨一耳或缺傷器體以為商周秦漢之物尤為可厭○他日廠中俱是遠地駔儈收買之際不可糊塗取笑余日可感先生如此披誠僕明日早朝發向皇都願先生開錄文房書畫鼎彝諸器古今同異

號名真僞以爲冥逺指南田生曰先生若不見外時
不難爲此當於西清古鑑博古畵中恭以酒見倩卑
仰報遂約以乘月更未起還站寓已報朝飯矣暫歴
上房忙飯處出鄭進士與季涵來源亦出行遊覽請
余曰獨行遊賞有何滋味來源曰實無可觀譬如廣
州生員初入京左右顧眄應接不暇輒爲京人所嗤
今吾輩亦何異此吾則再來尤爲無味也跬逢贊稱
引余入毡子舖囑以夜會歌閣樓余辭以已與田抱
閑約會藝粟齋昨夜諸公更勞齋會費生曰俄刻已
與抱閑熟講今先生歌鹿上都句是爲賓詠駒空谷
各札爲情乘公已與蜀中溫公料理薄具未可孤約

余曰昨夜過彼諸公盛眷供張太費今又若前未敢更勞執事費生曰山有嘉木惟工所度振鷺斯容彼此無歉十二行窩元無定約四海同胞孰為厚薄耒源輩徘徊街上尋余入舖中余忙扱談草首肯為諾費生亦會余意含笑顧可季涵索紙欲與問答余起出曰無足與語季涵笑而起費生臨門陰握余手以諭意余點頭而去

商樓筆談

是夕暑氣猶熾天末赤暈四垂余促飯喫訖暫往上房小坐即起獨自語曰困暑特甚當早宿遂下庭徘徊為乘間出門之計而耒源周主簿盧恭奉飯後步

庭捫腹噎噫時月影漸生塵喧轉息周隨影步西誦傳副使遠陽所題七律又誦共所次余忙步上堂去出語盧君曰兄主太侃〻盧君曰使道寂寞矣即向堂裡去周君憂形于色曰近來恐生病患即向堂裡去來源亦隨而去余遂忙步出門且囑張福曰善彌維如昨日季涵自外入來問余奚往余客語曰乘月偕往好處夜話否季涵曰何處余曰毋論某處季涵方傍武趑趄首譯入來季涵問乘月夜行無傷否首譯大駭云〻季涵笑曰事當若是余亦漫應曰似然矣即後先還入首譯與季涵上堂不顧余仍自後潛出既出大街上始浩然矣暑氣乍退月色布地先生

藝齋栗已掩舖門田生出他獨有李麟齋李請小坐
喫茶田公小頭當還也余言商楼諸公想已畢集苦
等也李生曰商楼佳約已知道了弟亦當陪往田生
手持紅色羊角燈入来促余偕行遂與李生含烟出
門大道如天月色如水田生懸手中燈於門首余問
手不拿燈無傷麼李生曰尚未向夜遂緩步街中左
右市舖皆已掩門、外皆懸羊角燈間有青紅諸色
商楼諸人方列五欄下見余至皆喜溢於貌迎入舖
中裵寛褐夫李龜蒙東野費稱下榻田仕可把閑温
伯高鷟齋禔春繡裵具度天根俱會矣裵生曰朴公
可謂信士堂中懸一對扇式紗燈桌上點両枝燭久

作不

已排設魚肉蔬果北墻下亦有一桌供張諸人飭食
余曰夕飯未下費生手注一椀熱茶以勸坐有生客
余問姓名答馬銖字耀如山海關人來此做賣買年
二十三畧會書字費生曰五十讀易或以爲正卜讀
易卜字添内一畫先生以爲如何余曰五十讀易雖
有卒字之疑今謂正卜之誤則恐是鑿空易雖卜筮
之書繫辭言占言筮一見卜字且卜字丨外加點元
非一畫可添費生曰或謂無若丹朱傲之傲字乃奡
字之誤着下文罔水行舟當作兩人余曰奡能陸地
行舟與罔水行舟義似妙合而但傲奡音雖相似字
形懸殊且奡浞乃是夏太康時人上距虞舜時遼闊

李東野曰先生辨之極是余問田抱關曰古董名目已為開錄否田生曰午刻緣些他冗謄寫未半未免擱置明曉台駕歷路暫於舖前停轝恭當親手交付從者誓不遲誤余曰有勞先生如此費心田生曰此朋友常事還愧宿命余問諸公曾遊千山否曰離此百餘里無人往遊余問兵部郎中福寧知之乎田生曰不曾諳救友亦無知者他是朝士僕輩做賣買如何去謁他東野曰先生此去當為西駕歷余曰使臣時有 近光 我是從人未保恭班東野曰往歲鑾駕朝陵時貴国從官皆得接駕恭瞻吾輩倒羨他余問諸公如何不恭瞻爽褐夫曰邦敢唐突只得閉戶

屏息余曰皇上臨此時想應黃童白叟顛倒野次爭瞻羽旄曰不敢不敢余曰當今閣老中山斗宿望誰也東野曰俱載滿漢搢紳榮案一經稽查便可知也余曰雖覽榮案何知事業東野曰吾輩俱是草萊蹤迹殊不識當朝誰爲周召孰膺夢卜余曰瀋陽城裡經術文章之士可得幾人裵生曰碌碌無聞田生曰瀋陽書院有三五輩擧人爲赴科期京師去了余曰自此至京師千五百里聞人高士沿路必多願得姓名以便尋訪田生曰關外係是邊鄙地氣高寒人士勁武沿路皆乾沒如我輩人無足道者且舊人最難不過擧其所知未免阿其所好一經高眼苟不槪心

在我為爽口在人為失望如今甚風吹到覲面能德
剪燭論心此豈夢想所到莫非天緣巧湊天下得一
知己足以不恨足下行將自得豈由他人安排鋪置
酒行數巡費生磨墨展紙曰禔繡裏願得先生墨蹟
為上珍余為書潘香祖送金養虛七絕一首東野問
潘香祖貴邦名士麼余曰非敝邦人這是錢塘人名
庭筠即今中書舍人香祖其字也裴生又出空帖請
書墨濃毫柔字畫大佳余亦不自意如此諸人大加
稱賞一觴一絲筆態姿橫下方數頁以焦墨畫古松
怪石諸人益喜爭出紙筆環立求書又畫一條墨龍
彈筆作濃雲急雨但鬐鬣梗直鱗爪無倫仍大於西

鼻長於角諸人大笑稱奇田生與馬鐐持燈先歸余
問話方罷矣足下緣何早罷田生曰非欲徑還但為
踐誠明日臨門自當叙別余持所畫墨龍就燭欲燒
温鶯軒急起接手奪之摺藏懷中裵生大笑曰關東
千里恐值大旱余問何以致旱裵生曰若化火龍去
時齊叫得苦一坐都笑裵生曰龍有善惡火龍最毒
乾隆八年癸亥三月關外閭陽野中墮了一条龍身
無雲有雷不雨恒電關外暮春天氣忽変六月炎暑
龍傍百里内都作洪爐世界人畜暍死不計其數商
旅不行居人晝夜渾脫手不停扇皇上敕發關中凌
藏數十車遍與關外散悶大約近龍處樹木土石倍

添烘焙井泉皆沸龍卧十日忽大雷以風潑雨如豆
大陵河廬舍雨中自火獨不傷害了人畜龍去時人
爭出看方共離身欲騰初甚遲懶仰首拕尾如駝馬
立長幾三四丈口噀火焰以尾帖地動身一蛇鱗丶
耀電輒發雷聲空裡雨傾及掛身古柳上旋首至尾
兩樹間十餘丈暴雨翻河俄頃即止已看天衢矯丶
東雲露角西雲露爪丶角之間不啻數里龍之既去
風日清美還是三月天氣龍卧處滙成數丈清池丶
傍木石俱焦多有半體牛馬毛骨燒煤魚類巨細堆
積成邱臭穢難近獨椗龍掛柳樹不墜一葉是歲關
東大旱至九月不雨吾恐此龍去作此患也一座陵

大笑余自酌大梳痛飲曰賴有此大下酒物諸人曰
是也皆於此吹梳兒行酒爲朴公佐歡余曰諸公知
此龍何名或曰應龍或曰旱魃余曰否也此名罡鐵
我東鄙諺云罡鐵去處秋亦爲春謂其致旱歲歉也
故貪人謀事遠心稱罡鐵之秋爽生曰龍名古奇我
生之初乃丁是辰罡鐵之秋如何不貪乃長吟曰罡
處余呼曰罡鐵爽生處呼曰罡賊余笑曰非音賊也
如明哲之鐵東野大笑仍大呼曰罡青一坐都笑蓋
華音曷月諸韻不能轉聲也余曰諸公俱是吳蜀客
商遠地經歲觧燕鄉思否吳復曰正思得苦東野曰
每一念至魂神飄蕩天涯地角所爭錐毫而慕闇空

倚春閨獨掩鴈書久斷蔦夢不到如何不令人頭白
更值月白風清木落花蕟乇難爲情奈何奈何余曰
若此時何不永還本鄉躬耕隴畝仰事俯育而專遂
末利遠別家鄉雖富埒猗頓名如陶朱有何樂哉東
野曰此還有不然者吾鄉之士亦多囊螢錐股朝齏
暮鹽天可憐見時雖得霑微祿遊宦萬里等是離鄉
或丁憂論罷一般苦景有官守者死於職下或不謹
持追贓覆業雖歎黃天復何益哉吾輩學殖荒落望
絶鴻斷而亦不能血指汗顔黃耳枯項粒、辛苦斲
送百年生老病死不離鄉井守諒溝瀆不可語氷似
此百年不如死之久也開鋪貨居雖云下流所歸天

開一部極楽世地設這座快活林泛朱公之扁舟連端木之車騎悠丶四方都無管轄通都大邑楽處是家長蓆華屋身閑心逸嚴霜烈日自在方便以此父母敢遺妻子不怨進退兩裕寵辱雙忘其視農宦兩業苦楽何如吾輩俱有友朋至性三人行必有我師二人同心共利斷金天下至楽無逾於此人生百年苟無友朋一事都沒佳趣裏布噉飯的總不識此味世間多少而目可憎言語無味者眼中只有些衣飯椀脳裡全無個友朋楽余曰中国四民雖各分業却無貴賤婚嫁仕宦不相拘礙吾東野曰我朝有禁仕宦家不得與商工通婚以清仕路所以貴道賤利崇

本抑末吾輩俱是家世做賣買的未得士家為婚雖
納貲輸米権補生是亦不許鄉貢為舉人費生曰此
法只施於本貫離鄉則未必然余曰一為諸生則許
以士流否李曰然諸生亦有許多名目有廩生監生
貢生以生員陞補一為生員九族生輝四隣蒙害把
持官府武斷鄉曲此乃生員之專門伎倆士流亦有
三等上等仕而仰祿中等就館聚徒最下干求假貸
謊所謂做個求人而不成生涯都絕不得不做個假
貸人奔忙道路不擇寒暑向人囁嚅情狀先露不謂
當年高談之士化作世間可厭之人謊所稱求人不
如求己所以做賣買的自無此惡況苦景也余曰中

國觴政必為沙令今令兩夜羣飲不爲酒令何也甚謬夫曰此中古觴政也今時着車掌櫃的都會了非為風流雅事也費生曰笠翁笑史錄龐子猶高麗僧令云朝使出高麗高麗使一僧陪宴行一令曰項羽張良爭一傘羽曰兩傘良曰凉傘朝使倉卒對曰許由鼂錯爭一胡蘆由曰油胡蘆錯曰錯胡蘆麗僧何名余曰此令全沒理致僧名無傳也鷄鳴少睡戶外人喧遂起還寓猶未快曙遂脫衣就寢報飯方醒

古董錄

文王鼎　名父鼎　亞虎父鼎 此商周上膚　周王伯鼎　单徒鼎　周豊鼎皆唐天寶中局鑄體小最

宜書齋薰燎　商父乙鼎　父己鼎　父癸鼎　商
子鼎　秉仲鼎　饕餮鼎　李娟鼎　商魚鼎　周
益鼎　商乙毛鼎父甲鼎此皆元時姜娘子倣鑄
周大叔鼎　周蠡鼎俱堪入書室清供鑪之環耳
做口仰腹鷄腿皆為下品不堪入玩勿取可也　周
師望敦　兕敦　翼敦　商母乙鬲　周茂敦鬲
商兩首彝　周辛彝已上俱載博古畵中近日新刻
西清古鑑製式尤精先於畵肆中索見西清古鑑按
名畵啚先譜其式樣精雅入賞者次於厰中或隆福
弘仁寺市日索之俱有不爽　觚　尊　觶此三器
皆酒具亦可挿花以供燕居清賞　官窰法式品格

大約與哥窯相同色取粉青或卵白汁水瑩厚如凝脂為上品其次淡白油灰色慎勿取之紋取冰裂鱔血為上細碎紋、之下品勿取可也其製亦多慱古圖中取式者無論鼎彝瓶壷觚尊諸式但短矮肥腹俗惡無足入玩勿取可也

僕於去年冬初入都春仲乃還在都時日至廠中觸目瑰奇不可名狀同伯知醜不惜已降苐是金闊浮薄之徒蝨緣蚤跳鬪處廠間濫呼濁價不超十倍甘言利口鎔人鐵腸弟這一路係是初搪眩轉慌惑三官迸迭五內顛倒毫無見德於彼只得陪愚而還靜思此事髮颯指冠何也生長邊鄙原

髭冲虛固其土性也燕石自瑜魚目難雜其勢則
然所可恨者兼輸買笑之值是所謂重利盜跖也
今送足下入都所以眷〻貢愚者誠為異邦君子
他日東還應不都誣大国無人也并布赤心古書
古亟鑑既未到癖又不深不敢強其所不知卒爾
朧對大約俱非前賢手蹟亦係名筆善摹雖無老
成可見典刑米蔡蘇黃俱宜按名足下前日不以
僕鄙卑猥托求賢之心而沿路立談未可造次輸
誠亦非枉路屈駕所宜容易弟在都時滑與許太
史諱廷黨數日周旋結為知己之友字台村係是
湖北人此有一封候札足下入都之日倘尋翰林

院訪邦許台村爲叱賤名走傳此書若知足下與
僕如此客友時必不見外並囑台村爲人磊落一
見可契庶無誤薦之辜並希朴公老爺照心不具
田仕可頓首

遼東白塔記

出關廟行不半里有塔白色八面十三層高七十仞
云世傳唐尉遲敬德率師伐高麗句時所築也或云
仙人丁令威乘鶴而歸見遼東城郭人民已改悲鳴
作歌此其令威所止華表非也華表柱在遼陽城外
不十里而近亦不高大所稱白塔者我東皂隸順口
所名也遼東左挾滄海前臨大野無所障礙千里茫

茫而白塔乃得野勢三分之一塔頂置銅鼓三每層簷稜懸鐸大如汲桶風動鐸鳴聲振遠野塔下逢兩人俱滿州人方往寧古塔買藥劃地問答一人問古本尚書又有問顔夫子書子夏所著集經否皆余所刱聞也以無為答兩人者俱少年初經此地為觀塔來也行忙未及聞其名蓋秀才也

廣祐寺記

塔南有古刹曰廣祐寺滿州秀才云漢時所刱而唐太宗伐遼時駐驆首山使鄂公尉遲敬德重修世傳古有一村夫往廣寧路遇一童子曰負我至廣祐寺寺右十步古樹下有藏金十萬可以相報村夫負其

童子數百里不終朝而至既至視之乃一座金佛也寺僧與之掘寺右十步果得十萬金村夫以其金重修此寺及讀寺碑則乃康熙二十七年太皇太后發帑所建也康熙皇帝亦嘗臨幸賜居僧織錦袈裟今廢無僧

舊遼東記

遼東舊城在漢襄平遼陽二縣地秦曰遼東後入衛滿朝鮮漢末為公孫度所據隋唐時屬高句麗契丹稱南京金稱東京元置行省 皇明置定遼衛今陞為遼陽州移城距二十里為新遼陽此廢稱舊遼東城周二十里或謂熊廷弼所築也城故卑狹廷弼闢

敵騎入境令夷城清人怯之不敢逼及諜知改築引
兵至城下新城峨峨一夜而成後廷弼去而遼陷清
人必㳟城堅難拔毀㳟城以方興得勝之兵十日而
毀猶未盡云　皇明天啓元年三月清人旣得瀋又
移兵向遼經略袁應泰方議三路出師以廣撫順未
行而聞虜陷瀋陽又將向遼遂開太子河注水於壕
環兵登埤清人陷瀋五日至遼陽城下奴兒哈赤者
所謂清太祖也自統左翼兵先至皇明摠兵李懷信
等率兵五萬出城五里而營奴兒哈赤以左翼四旗
擊其左清太宗我東所謂汗其名曰洪台時（我国丙丁錄雜戴紅打時或稱洪他詩以其音相似而今戴如其阿兒堂曰龍骨大馬伏塔曰馬夫大是也）引精銳

請戰奴兒哈赤不許洪台時堅意行遂留二紅旗伏
城傍覘視奴兒哈赤遣正黃旗鑲黃旗助洪台時衝
明營之左四旗兵紬至天兵大乱洪台時乘勝追擊
六十里至鞍山方共戰時天兵自遼陽西門出援清
人所留城旁二紅旗伏起邀擊天兵奔回入城自相
蹂踐摠兵賀世賢副將戚金等皆戰死詰朝奴兒哈
赤亞貝勒左四旗兵掘城西閘口以洩湖水且令右
四旗兵塞城東進水口自引右翼布楯車堵列城邊
囊土運石以壅水天兵步騎三萬出東門列營相拒
清人方欲奪橋會水口壅過將間四旗前隊渡濠大
呼掩擊東門外天兵方力戰清紅甲二百白旗千追

擊天兵死者濠塹皆滿奪武靖門橋分擊守濠天兵
城上叢火罷聯綿不絕清人奮勇衝突樹梯登城遂
奪西城一面驅斬民衆城中擾亂是夜城內天兵列
炬拒戰牛維曜等縋城亂遁翌朝天兵復列植大戰清
四旗兵亦登城經略袁應泰登城北鎮遠樓督戰見
城破舉火焚樓而死分守道何廷魁率妻子投井死
監軍道崔儒秀自經縊兵朱萬良副將梁仲善參將
王肖房承勳游擊李尚義張繩武都司徐國全王宗
盛守備李廷幹等皆戰死生擒御史張銓不屈奴兒
哈赤賜死以遂其志洪台時惜張銓欲生之婉諭再
三終不可奪不得已縊而葬之皇帝於昨年己亥為全

韻詩詳載陷城始末且曰明臣之不降者我祖宗尚加恩而燕京君臣漠不相關功罪不明欲其不亡得乎按明史廷弼之不救廣寧也三司王紀鄒元標周應秋劾廷弼曰廷弼才識氣魄睥睨一世仗鉞鎮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獨其驕慢之性牢不可破今日一疏明日一揭化之揚鑣更多一逃化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誅王化貞而寬廷弼則罪同而罰異也今其土壁周遭而輾痕猶存誦當日三司之劾足可以想見其為人嗚呼當 皇明末運用捨顛倒功罪不明其視熊廷弼袁崇煥之死可謂自壞其長城矣惡可免後代之譏哉引太子河為壕、中有數三漁艇

城下釣者數十人皆羨衣服貌似遊閑公子俱城裡市舖人余廵檄爲觀其設閑蓄浼之制釣者一哄持竿而來問余開語余畫地爲字皆熟視笑而去

山川記畧

駐驛山在遼陽西南初名首山唐太宗征高句麗時駐驛於上數日勒石紀功改爲駐驛山

開運山在奉天府西北萬峰環拱衆水祖宗即淸之永陵也

鐵背山在奉天府西北上有界蕃二城云

天柱山在承德縣東即淸之福陵所在晋史東牟山是也

隆業山在承德縣西北即清之昭陵所在云

十三山在錦州府東峰有十三蔡珪詩閭山盡處十三山溪曲人家畫幅閒

渤海在奉天府南盛京統志云海之傍出者為渤遼東延袤二千里其南渤海

遼河在承德西即句驪河也一作枸柳河漢書水經俱作大遼水遼水左右即遼東遼西所由分唐太宗征高句麗泥淖二百餘里布土作橋乃濟

渾河在承德南一名小遼水一名阿利江一名軒芋灤水發源長白山與太子河會又合遼水入于海

太子河在遼陽北源出邊外永吉州入邊匯渾河遼

河為三汊河世傳燕太子丹出亡至此遂得斬之以獻秦後人哀之名其水曰太子河云

小瀋水在承德南自東關觀音閣菽源入渾河水北曰陽瀋陽之名蓋以此云

今余所經山河只憑土人口傳行旅指點或我隸之屢行者率以臆對皆未可詳華表柱此遼東古蹟而或云在城內或云在城外十里則他可推此

關廟記

出舊遼東城門外有石橋、邊石欄制極精巧康熙五十七年所築也對橋百餘步有牌樓刻雲龍水仙並皆隱起入牌樓而東有大樓其下為門而扁之曰

摛錦左有鍾樓曰龍吟右有鼓樓曰虎嘯廟堂壯麗複殿重屋金碧璀璨正殿安関公像東廡張飛西廡趙雲又設蜀將軍嚴顔不屈之狀庭中列數笏穹碑皆記修刱始末新建一碑記山西商人重修事也廟中無賴遊子數千人鬧熱如場屋或習槍棒或試拳脚或像盲騎瞎馬之戲有坐讀水滸傳者衆人環坐聽之擺頭掀鼻傍若無人看其讀處則火燒尾官寺而所誦者乃西廂記也目不知字而口角溜滑亦如我東假家中口誦林將軍傳讀者乍止則兩人彈琵琶一人響疊鉦

十二日戊子小雨即晴自瀋陽至願堂三里塔院十

里方士村二里壯元橋一里永安橋十四里葉蹊自橋始傻家子五里大方身十里共行四十五里中火自大方身至磨刀橋五里邊城十里興隆店十二里孤家子十三里共四十里是日通行八十里五宿孤家子早發瀋陽至歌商樓獨裹寬出迎温伯髙方熟睡余擧手作別又轉至藝粟齋田仕可與費稱出迎田生出二封書折一封以示即抵余書録古董名目一封外付紅籤書許太史台村先生手啓田生曰此僕苦心並無客氣朝鮮館與厳吉士館北門先生至都之日為傳此書這箇許太史一表非俗兼詩好文章定然善遇足下書中俱有先生大名表德厳不致

誤這一路也余曰諸公不能面、敘別殊深悵缺足
下爲道此意田生點頭余方欲起身田生曰提繡囊
來也提春携一少年手持一籃葡萄盍少年爲見余
持葡萄作面幣也少年向余肅揖前執余手如舊交
但緣行忙因擧手作別出舖乘馬少年至馬首雙手
捧過葡萄籃子余於馬上爲執一朶擧手致謝而行
回頭着時諸人者猶於舖前望余行也可惜行忙未
問少年姓名連夜失睡日出後困憊特甚令昌大放
鞚與張福左右竪擁而行穩睡一頓精神始淸物色
倍新張福曰俄有蒙古牽兩匹橐駝而過余罵曰何
不告余昌大曰是時鼾聲如雷呼之不應奈何小人

等亦初見不知是何物意以為橐駝也余問其形何如昌大曰實難形容以為馬也則蹄是兩跲而尾如牛以為牛也則頭無双角而面似羊以為羊也則毛不卷曲而背有二峰仰首如鵝開目如盲余曰果是橐駝其大如何指一丈頹垣曰其高如彼劫是後若逢初見之物雖值眠值食必為提告落日荒、正在馬首河邉驢羣數百頭方飲河有一老村婆手持高粱幹来駈驢七八歲小童隨婆迮来那村婆身披青布短裙足穿一對黒靴子頭髮盡禿光、如瓠而腦邉小結綫淂一寸猶感飾各様花朵向張福丐東烟余問這箇牲口都是爾們一戶之所畜麼老婆點頭

而去未知能會聽否也
十三日己丑晴大風自孤家子曉發至巨流河八里一名周流河巨流河堡七里泌店子三里五渡河二里四方臺五里郭家屯三里新民屯三里小黃旗堡四里中火共三十五里自小黃旗堡至大黃旗堡八里柳河溝十二里石師子十二里營房十里白旗堡五里共四十七里是日通行八十二里宿白旗堡曉起幽櫛厭莫甚焉月初落矣滿天星顆互瞬村鷄迭鳴行不數里白霧漫漫大野浸成水銀海一隊灣商相語而行矇朧如夢中讀奇書不甚了了而靈幻則極矣少焉天色四矚萬柳秋蟬一時鼓響非渠未報

已知午天酷炎矣野霧斷收遠村廟堂前旗竿如杌檣回看東天火雲滃滃盡出一輪紅日半湧半沉於萬黍田中遲、冉、圓滿遠東而野地上去馬來車靜樹止屋森如秋毫皆入火輪中矣新民屯市肆閭閈不減遼東入一典當舖滿庭葡萄架綠陰玲瓏庭中堆壘諸色怪石成一座假山、前一丈大甕裡開得四五柄蓮花坎地安一間木槽養一對鸂鶒兒繞山棕櫚秋海棠安石榴共有十餘盆珠帳下列椅坐着五六籌莽漢見余起揖請坐勸了一碗凉茶舖主出紅紙二張紙面乳金細畫兩条蟠龍請書柱聯余書鴛鴦對浴舦飛繡菡萏初開不語仙觀者齊聲稱

好筆法舖主請客官坐一坐等俺更覔佳紙來也即起身去少頃左手持紙右手捧着一鍾濃墨而來刀剪一張白鷺紙爲三尺來卷子要書門舖首幾字佳題余於沿路上市舖旋見欺霜賽雪四個字揭在門楣上意內以爲做個賣買的自衒其本分心地皎潔與秋霜一般乃復歷過他白、的雪色又想起日前過爛泥堡時一舖門楣上這個四字筆法甚奇余立馬一玩霜雪兩字該是海米徽體今可倣出這樣字來蘸毫低仰墨光騰紫濃淡正勻於是臨紙縱左而右先書一個雪字雖未得較似米元章何遽不若董太史觀者越添齊道書字狠好次書賽字則或稱好

揉書字但鋪主氣色頗異未若雪字時叫絶余默念
賽字不恒書未慣於手上實太密下貝過長以此不
惬又筆頭濃墨誤墮賽字左點傍斷染得一斑豹文
這個鹵漢想以此為病也遂一腕連寫霜欺二字抛
筆順讀合是為欺霜賽雪四個大字鋪主揺着頭道
不相干余遂道再看児起身出點罵道小去處做賣
買的悪能及瀋陽諸人這個麤莽漢那知書字好否
是日ゝ出後大風掀動八表午後風止天無一點氣
埃暴炎蒸敲自永安橋以連抱大木編成為梁ゝ高
數丈廣五丈両沿木頭齊整如一刀裁劃梁下畫澮
緑水無際青泥潤爛若閙此為萬區水田不知歳收

得幾億萬石紅稻香粳或曰康熙皇帝爲耕織圖農政全書今皇帝實是老農家子弟非不知關外青鰲土爲上、田第以關外之地爲自家根本之鄉水稻腴香飯顆潤爛使民恒服則筋觧骨軟難以用武不如常食黍粱旱稻教民善耐飢壯血氣而忘口腹也寧棄千里膏沃之野令作瘠土向義之民此其深長慮也沿路二里三里之間閭井斷續車馬連絡左右市鋪無非可觀而自鳳城以來雖奢儉不同摠是一樣規模有時瞢騰過眼者可驚可喜而未可殫記日暮遠地烟鋪促鞭超跕介田裡走出一個老者跪了馬前指着三五間獨戶老屋道俺老身一口兒跕傍

賣些甜瓜資生你們高麗人三五十個刻過去時暫
停此中初則出價買喫臨起一個丶各手執瓜開堂
都走了余曰你何不遮訴大人們老者落淚道些訴
時你們的大人粧啞粧聾俺一個身怎生抵當他三
五十個生力的大人如今些趕時一個幇子攔絶了
去踮將那菰子還擲俺面上眼起双電菰汁未乾因
要淸心元以無爲荅則緊抱昌大之腰强要買瓜因
將五顆甜菰來置面前余亦欲觧渴遂削喫一菰則
香甜異常令張福帶去四菰爲夜供渠輩各喫兩菰
共是九個老者堅討八十文張福討給五十則大怒
不受兩隸探囊共計七十一文以給之余先上馬使

張福加給張福披囊示之然後乃已始見其垂淚而哀之末乃勒賣九菸堅討近百萬價殊可痛歎然我隸沿路行胡乞可恨也昏後抵站出菸與清如李涵輩為飯後鎮口為道遞馬時下隸胡菸事諸馬頭皆言元無是事獨戶賣菸的老漢元來姦巧無雙見書房主落後獨行粧出謊話故作可憐之態要得清心丸也余始覺其見賣念其賣菸事乞可絕痛況其副急淚何從得來時大曰此漢即漢人也滿人無似此妖惡事云

十四日庚寅晴自白旗堡至小白旗堡十二里平房六里一半拉門一名一板門十二里靠山屯八里二

道井十二里共五十里中火又自二道井至隱寂寺八里古家鋪二十二里梁路止此古井子一里十扛子九里烟臺六里小黑山四里共五十里是日通行百里宿小黑山今日乃末伏也晚炎尤當甚酷而站程又遠故一行曉發余與鄭裨將下主簿先行路中語昨日、出時光景兩人銳意一觀而日出時東天雲霧未消光景大不如昨日、既離地丈餘而日下層雲化作萬道金蛟跳騰震盪神出鬼沒不定一色日馭徐驅只顧上天去矣自遼陽以來多經小、城池而不可殫記所謂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未必皆郡邑治所不過是鄉井保聚然其制度無異大城也

一板門二道井地勢湾下小雨泥濘方春解氷時誤入泥中則連人帶馬頃刻不見咫尺難救昨年春山西賈客二十餘人皆乗健驢至一板門一時陷没我國駈人亦陷失二名云唐書太宗征高句麗不得志而還至渤錯水阻淖八十里車騎不得通長孫無忌與楊師道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為梁帝於馬上自負薪以助役雪甚詔属燎以濟今未知渤錯水在於何處而遼野千里土細如麵遇雨黏濃如糖之黐没人腰膝纔抜一脚則一脚斷深若不努力抽足則地中若有吸引者全身都没不見陷痕今清家殿幸盛京故自永安橋編木為梁以禦潦淖而至古家鋪

前始止二百餘里之間一梁為路非但物力之富壯
木頭無一糸差二百里兩沿如引一繩可見其制作
之精一矣故民間尋常制作能相視效規模大同德
保所稱大国心法最不可當者正止此等也今此梁
路三歲一改云唐書勘錯水似在一坂二井之間也
自鴉鶻関每見閭里中高設白色牌楼者皆初喪之
家也以蘆簟結構尾溝鴟吻無異木石高四五丈離
立喪家門前十步之間其下列坐鼓吹疊鉦一對篳
篥一對嗩吶一對晝夜不離吊客臨門則大吹大打
上食祭奠內有哭聲則外輒以鼓吹相和余至十扛
子小憩與鄭下關行街市至一蘆簟牌楼方欲詳玩

結構而大動鼓吹兩人不覺掩耳而走余亦兩耳響塞搖手止聲而全不採聽只願吹打余欲見喪家制度方移步進止大門前門裡走出一個喪人號哭突至兩前放了竹杖再伏再起伏則以頭頓地起則以足蹈地淚如雨下無數哀號變起倉卒罔知攸錯喪人背後隨着五六人皆白巾又擁余臂進入門裡喪人亦止哭跟後適逢乾粮馬頭二同自内方出余喜甚忙問此曰將奈何二同曰小人與亡者同甲素相親善俄者入吊其妻余問吊禮如何二同曰執喪人手曰爾父歸天二同亦隨余還入曰不可不給與白紙卷小人當周旋堂前以蘆葦架起大屋結構奇異

满庭白布幔匝處内外服人二同曰主人當待以酒
果第小遅待未可經起若不食時大為著耻余曰既
為入来此亦觀光但主人受吊則苦矣二同曰我已
吊矣不必更吊指葦屋曰此共殯所男女皆空堂室
移處殯屋布幔中各為替切處所葬後各歸云帳裡
有一女子頻頻出首而視白布纏首頗有姿色二同
曰此亡者之少女嫁為山海関富商之妻良久喪人
自葦屋出坐椅上白巾数人持两椀麵一盤菓品一
盤豆腐一盤菜蔬两椀茶一罐酒桌子上擺列西前
置三箇空盞對桌又在空椅列着三盞請二同坐二
同固辭曰俺們老爺在上不敢對頭坐着因出外持

白紙一卷錢一鈔而来置主人面前爲道余致贈之
意主人下椅叩頭恭謝余畧喫蔬果因起出主人送
至門外門傍兩廂裡方造竹散馬以紙塗之少頃使
行至此遇馬副使亦継至卸轎路中余爲言俄刻吊
丧之禮皆大笑二道井村閭頗盛毘盧寺宏大而頗
破敗碑有朝鮮人施主姓名似皆灣商也自此始見
醫巫閭山横亘西北天際如垂翠帳而峰巒猶未明
見渾河以後五渡河皆以舟濟烟臺自此始五里一
臺圍経十餘丈高五六丈築同城制上設炮穴女墻
戚南宮継光所設八百望是也小黑山野中平坡稍阜
而有拳大小山故名閭閭御化市舖繁華不减新民

也綠蕪中馬騾牛羊千百為羣亦可謂大去處矣一行下隸例狀小黑山烹猪相犒云張福昌大吉夜泩得喫是夕月色如畫暑氣已退飯後即出瞭望遠野蒼烟鋪地牛羊各歸市鋪未及盡閉遂獨入一鋪庭中設高架覆以蘆葦自下引繩而撤之以納月光也奇花異草交暎月中道上遊子見余入此隨來盈庭入一角門庭廣如前堂欄干下有數本綠蕉四人圍桌而坐就中一人方據桌寫新秋慶賞四字紙紅墨紫白月臨之雖未仔細運筆甚艱僅成字樣余心裡暗忖道看渠筆声若是其拙正吾得意之秋也諸人爭看即貼之堂前正中門楣上盍賞月賀榜也皆起向

堂前須手瞻玩桌上更有他紙余因坐椅濃蘸餘墨
不須是非大書特書曰新秋慶賞一人回顧見余書
字疾呼諸人趨至桌前咄嗽讙笑曰高麗好書字或
曰東國書同字或曰字同音不同余鏗然擲筆起諸人
爭挽余手曰更勞客官坐一坐尊姓大名余書示之
諸人益大喜余之初至也不以為悅視若尋常及見
余書察其氣色大喜過望忙進一椀茶又爇烟相勸
轉眄之間溫冷頓異諸人者皆太原汾晉人也去歲
來此新開首飾舖收買釵釧簪珥彄環等物起號晚
翠堂三人俱姓崔一柳一霍皆文筆極短無可與語
而霍生最俊五人者俱年三十餘豪健如騾子雖西

皮白浄眉目娟嫵俱無十分清雅之氣絶異於兵蜀諸人四方風土之不同足可見矣山西出將果非虛語也余問霍生曰君居太原貴鄉郭泰峰歸錦衲知之乎霍生曰不知遂點郭霍兩字曰這是郭太祖之郭吾是霍去病之霍余笑曰何不引汾陽傳陸而乃證周祖嫖姚乎霍生諦視無語想彼以吾以霍郭同用如滿人故分曉如此也霍生曰登州下陸緣何到此余曰吾非航海來也旱路三千里直抵皇京霍生曰高麗是日本否一人持紅紙來請書招朋引類來者漸多余曰紅紙寫字非佳更持卯白的來也一人忙去即覓數張粉紙而來余遂剪作柱聯書之曰翁

之樂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於是諸人俱大歡
樂爭為磨墨來去紛紜皆覓紙故也余遂隨展隨寫
手不停筆如題詠牒一人問客官飲酒麼余曰危酒
安足辭諸人皆大笑即持一罐湯酒而來連勸三盃
余曰主人何不飲乎曰無一人飲者於是來觀者爭
以蘋菓沙菓葡萄等物勸食余曰月色雖明猶妨寫
字不如點燭霍生曰天上高懸一片鏡人間勝似萬
枝燈一人曰相公眼昏麼余曰然遂點上四枝燭余
念昨日當鋪所書欺霜賽雪四字鋪主怎地不悅吾
當為前日雪耻也遂謂鋪主曰主人家要得鋪首佳
題麼鋪主們齊道此時尤好余遂寫出欺霜賽雪四

字諸人俱面、相覷與當鋪氣色一般的殊常余腦裡念道又是怪事余道不相干麼鋪主道是也霍生曰俺鋪專一收賣婦人的首飾不是麵家余始覺其誤可謂着前之爲遂曰我已知道了聊試開筆耳前日遼陽市中鷄鳴副珈金字題驀然入想似是與此一般鋪子遂書副珈堂三字諸人乜呌歡不絕霍生問此號何義余曰今貴鋪是收賣婦人的首飾詩所稱副笄六珈者是也霍生謝曰敝鋪榮耀何以報德明日將觀北鎮廟故早還語行中諸人以此刻光景莫不絕倒是後每遇鋪首欺霜賽雪是必麵家非言其心地之皎潔正誇其麵與霜爭纖與雪勝白麵者

我東所謂眞末也。約淸如李涵越主簿達東同遊北

鎭廟